

19.06

# 龍川文史

麟書題



总第1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龙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 龙川文史

(总第13辑)

政协龙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 目 录

- 田心屯军声，给我们什么  
启示.....张克明（ 1 ）  
佗城古兰..... 谢国浩、徐新联（ 7 ）  
雪拥蓝关何处寻.....黄 伟（ 9 ）  
再说龙川蓝关.....叶嘉诤（ 12 ）  
四甲老区冤案平反始末.....何福添（ 17 ）  
龙川一中老隆高中部片断..... 叶家诤（ 23 ）  
老隆基督教崇真总会缘起.....张遵隆（ 31 ）  
龙川名士巫三祝..... 黄义、巫永扬（ 38 ）  
叶卓一生.....叶展暉（ 42 ）  
回忆初识肖英时.....高 戈（ 50 ）  
吾所知杨范廉先生.....黄麟书（ 56 ）  
黄文事畧.....周昭琼（ 58 ）

袁东华与龙川矿泉饮料二厂.....	邹仲明 ( 60 )
淞沪抗战与黄强将军.....	黄羲平 ( 64 )
东北行杂记.....	杨荣春 ( 71 )
龙川专业教育概况.....	黄兆麟 ( 76 )
1987年龙川籍在聘教授名录.....	彭士乔 ( 85 )
龙川人著作及其作者	
简介...廖忠、何福添、邹仲明、彭士乔、郑板	( 87 )
龙川县农业机械化发展简史.....	张德山 ( 92 )
龙川县首届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名录.....	彭奎硕 ( 98 )
漫话旅桂龙川同乡联谊会.....	邓存辉 ( 100 )
龙川诗词辑录.....	魏 平 ( 104 )

# 田心屯军声，给我们什么启示

张明克执笔

龙川县内有一瑰宝，独特历史残迹，这就是田心屯的军声。在七十多万居民讲客家话的汪洋大海中，田心屯竟还有十多户仍然讲他们开山祖传下来的军声。时间过了六百年，军声还没有完全被淹没，还在十几户中继续下去，这些是令人不可思议。这给语言学者和客家问题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可以录音下来，作为历史资料。）。

田心屯讲军声的，只是张秀八陈安公的后代。张秀八是洪武22年（1389）来到田心屯，陈安公先来十五年（即1374年）。张、陈两姓逐渐成为两大姓。田心屯从明初到清末五百年间都是以军声占主要地位，只是在民国以后，才逐步被客家话淹没，只剩下十几户人家会讲。

张、陈二姓的开山祖是怎样来田心屯的，这里有必要把当年的屯田情况，稍说一说：

## （一）屯田

洪武年间中后期，很重视屯田，全国推行。据明史记载，“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至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大河南北，在兴屯矣。”

据龙川县志记载，龙乡奉命设屯，是在洪武23年（1390年），而张秀八是于洪武22年（1389年）以骑射都尉官，以功调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田心屯卫所的。这时正是在田心屯屯田

时期，陈安公是在1374年来的。

当时龙川设有五屯，每屯的地域相当大，县志载：田心屯东至官坑口，南至鹤树下，西至仙女嶂，北至岭西屯。五屯中，有岭西屯、上营屯、兴隆屯、白芒屯。以岭西屯来说，它东至大徽山（即玳瑁山），南至田心屯界，北至罗洋（即丰稔丰新），西至官坑。

可见明朝的田心屯，比现在的田心屯（华城）面积大得多。

## （二）田心屯城（华城）

田心屯建屯以后，有了一些粮食，为免于流贼劫掠，开始筑土垣。正德十五年（1520）因寇乱，自输财呈请筑砖城。这就是说建屯以后一百二十多年，才筑砖城的。据张氏家谱，就有张秀八五代孙异达异选献砖筑城的记载。城周围二百六十五丈，高一丈二尺，城门四座及楼。

龙川县除佗城及其附近小城外，只筑田心屯、通衢城，一直保留到民国年间，可见田心屯在当年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地区。城虽不大，却仿大城格局，城外有流水从西门到南门围绕，城有上东门、下东门、南门、西门，没有北门，只有北楼（何以不设北门？而名北楼？是否与粮仓有关？）。

城内有关帝庙、文昌庙、行宫、魁星楼、十字街、水涵口、大井头（有古井）、有伯公、有张氏家祠、周家祠、余家祠、陈氏家祠，新祠堂，下祠堂等；城外有社公庙、华光庙、龙母庙、松风禅院。院后，还有文昌庙，对面还有宝塔，伯公也多，五谷伯公、松杵伯公更不计其数。其中以关帝庙规模最大，辰钟暮鼓，烟火不绝。直至在民国初年，还每年安龙建醮，在北楼行宫演戏，每年五月十三抬着兴音公像出行打笼炮。

每逢九月九，仙女娘出行到教场下打笼炮，二月二在大井头打笼炮，直到1925——1927年大革命后，才把城墙、神庙，逐渐拆除，可见田心屯一直是封建神权的中心。张秀八陈安公的后代在田心屯生养繁衍张陈二姓从未发生过械斗争讼。是封建神权社会中生活，他们自成一个外来的以姓氏为基础的小集团，坚持讲原来的江西萍乡军声，也是很自然的事了。据说，有一条不成文法，年节祭祖时，不会说军声的不能分得猪肉，女子嫁出者，可不必在子女中讲军声，娶嫁入者，必须要学会军声，否则也不分猪肉云云。

田心屯一直是交通要道，在汽车公路未开之先，凡是从老隆到鹤市、金龟的，都是经三十六墩到田心屯轿顶的，当时轿顶有几间茶摊，卖茶卖饼，卖熟食，生意亦还好，这条交通大道，现在没有了。

### （三）人事

田心屯设屯之时，人口不多，当时明朝的全国户口，也没有很完全统计。据明史食货志，“其可考者，洪武28年（1393）天下户1065万2870，口6054万5813，弘治4年（1491），户911万3446，口5328万1158，万历6年（1578），户1062万1436，口6069万2856。总之，全国人口才五、六千万人，不到一亿。可以推想当时龙川不过几千人而已。

至于龙川的人口，明代的无记载。清朝的倒有，据龙川县志：清顺治14年（1657）户2793，口4604。康熙元年（1662）户增4口增75，康熙十一年（1672）户增一，口同。康熙二十一年（1682）户口同。可见从1657到1682这25年，金县还是四千六百多人，可以想像当时地域这么广的田心屯，人口也不过二、三百人。地广人稀到如此地步真没有想到。

明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卫所。”张秀八是以军功调田心屯卫所的，当然是军屯。

田心屯有张、陈、钟、马、周、曾、何、李、刘、傅、简、黄、江、王、赖、翁、宋、白、廖、超、孙、戴、邓、卢等姓，是梅花姓的地方，但主要是张、陈两姓，占80%户（其他各姓只是二、三户），现在还讲军话的，就是张秀八陈安公的后代。可见这是五百年来，张、陈二姓后代在增大，其他各姓逐渐减少或外迁了。现在张、陈二姓原是讲军声的，但在这梅花姓先辈，有六姓是讲军声的。不过，推想起来，如果只是张陈二姓讲军声，那传不了二、三代就会消亡的。如田心屯人到了广州，过二、三代就不会讲田心电话了。军声就这么传下去，估计当时与张、陈开基祖同来田心屯的，还有不少江西萍乡的人，自然形成一小集团，军声继续讲下去。

田心屯有些地名很有意思，朱家塘，朱家坝，黄家寮，黄家塘，黄家排，马家巷，廖家山，可见朱、黄、马、廖各家在当年住户是不少的。现在，已没有朱姓的了，黄家是外地迁来，马家只有一十多户，他的开基祖一位指挥来屯落户的，廖家只住在新径了。

由此可见，张陈二姓来屯之前，已有朱、黄、马、廖诸姓以及其他姓氏的人居住着的了。张、陈二姓当时讲的军声，不是现在田心屯人讲的客家话。那么，当时屯里人讲的什么话呢？是不是就是现在接近老隆、龙川城口音的客家话呢？

田心屯的客家口音，尽管离鹤市旺宜塘、通衢登云不远，却不带梅县客家的口音，却带有离屯较远的老隆、佗城带惠州客家的口音。是何原因？屯里四邻是带梅县客家口音，田心屯

一孤岛似的带惠州口音的客家话，这些都值得研究。

秀八的故乡是江西萍乡县三保村十里朱木桥，事过数百年，那里居民是不是客家，只调查一下，可就有新发现。

嘉庆23年（1818）修龙川县志时前一百多年即乾、嘉年间，正是张、陈二姓发展到最旺盛时期，在县志中记载田心屯的长寿、烈女、事迹不少，其中只特书张鸿才的义行，这对田心屯人，至今仍有教育意义，而且涉及到有关军声的居户问题，所以全文录下：

“张鸿才，田心屯人，字季芳，榕斋其号也，由庠生授职千总，以孙希说，捐职如同加四级，驰赠朝议大夫。家居孝友，好行其德。邻里有婚葬不阴者赠之，读书赴者助之，争诉构怨者解之，捐送出三台书院膏火一十余石，大河水桥渡捐租四十石，岁饥赈济，从无德色，开新径之路，造新径之桥，重修当风凹茶亭，乐捐建造惠郡文场（即惠州考棚），当代大人赐匾兴焉。”

张鸿才，张居达父子，正当乾嘉年间也是张氏最盛旺的时期，他们建有司马第、大夫第，爱吾庐、儒林第等等，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叹。鸿才父子的好善乐施，遐迩闻名，至今为人传诵，他们热爱公益的精神，是值得后辈学习的。

还是把话说回来，说军声，张鸿才居达的后代，现在只有田心和田寮下几户讲军声，别的后代都不讲了，为什么不讲呢？很可能他们因为捐了功名，经常与官吏们，与各方人士接触多了，就逐渐不讲了。现在张姓只有下山田寮下还是讲军声的，但现在亦只有五十岁以上老一辈会讲，年青的都不讲了。下山、排里一带，陈姓还有二十几家会讲军声，在老人当中对话讲军声，年轻人不会讲，但能听懂。

#### (四) 初步轮廓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印象：

1、田心屯是军屯，地域较广，逐渐经济发展，才建华城，成为一个经济、交通中心。

2、自明朝到清乾嘉年间，全国人口才六、七千万人，龙川全县才七、八千人。估计当时屯的范围内，居民不会超过五百人。

3、张、陈二姓的开山祖不是客家人，讲的是江西萍乡话，是“军声”，他们的后代是连口音都被同化了的客家人。

4、张、陈开山祖来电之前，当地已有居民，当时来电田的军人，可能不是张、陈二姓的开山祖，可能还有同来的军人，不然单是二姓的人讲军声，不能传得那么久。

5、当时交通不便，一般居民，一辈子都住在屯里，连老隆、佗城都未去过，所以能保全军声数百年，现在交通发展，人事复杂，原来的军声要逐渐消亡了。但正因交通、人事的变化，军声的原祖又要恢复了，即又要讲军声的祖宗——国语了。

注：此文由张克明同志起稿，曾 张禄源，张宜安，陈家胜，陈选才，陈子荣，陈存材，张锡球，马作林等人提供材料并意见。

陈家胜附记一九九二年一月

# 佗城古兰

谢国浩 徐新联

1991年春，龙川佗城定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这座名城的西北郊有座落山，群山若虎，百鸟啼鸣，山谷间生长着许多兰花。每年春末初夏，秋末冬初，兰花怒放，其姿色优美，清香纯朴，令人心旷神怡。

“兰为王者香”，兰花的观赏价值和商品价值都很高。传说广东省欣赏兰花起于南越赵佗时代，到了宋、清，种兰赏兰的风气更浓。龙川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自赵佗建城以来，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历代龙川的衙署，在正相寺、东山寺、西华寺、白云庵内均植有兰草。约三四百年前，西华寺僧曾将落山长的兰花，称西华兰，作为贡品进奉皇朝，当地山民又叫皇帝兰。这种西华兰很像建兰第一珍品玉枕、半立叶，叶长30—40厘米，凤尾弯垂，碧绿，婀娜多姿；花必出架，一年二次花以上，每茎着花5—12朵，乳白色，清香。还有罕见的新种线艺西华兰，一丛兰花中出现有金咀、银咀、金丝、银丝几种线艺，显得美不胜收。宋代名相吴潜、诗人苏辙居住佗城时，也喜欢兰草。苏辙兰诗：“兰花耿耿意着春，组佩何人香满身。一寸芳心须自保，长松百尺有为薪。”清代佗城出了进士沙如珣，他更喜欢兰花，并把西华兰随任带往各地。到了近代，佗城已有兰花出售。小东门李副谷建造李苑，苑中奇花异草，西华兰数拾盆。传至李永川父辈时，值于抗日战争爆发。

1944年8月韶关沦陷，广东省府仓促迁来佗城。此时西华兰盛开，省主席李汉魂及夫人吴菊芳常带领军政要人十余名去李苑赏兰。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养兰赏兰的人越来越多。据了解，龙川种植的兰花有108种，其中墨兰类45种，建兰类59种，寒兰类4种。一个开发利用西华兰的种植业正在悄悄地崛起。

## 雪拥“蓝关”何处寻？

黄 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韩愈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上表谏迎佛骨，得罪了宪宗皇帝，几乎送掉了性命。后得朝臣裴度等求情，被贬为潮州刺史。上诗是他被贬南来，路过“蓝关”给送行的侄孙韩湘的诗。“蓝关”在今何处？历史上有过一些争论，但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一百首》及朱宝莹《诗式》等记载，“蓝田关”位于陕西省商县的西北，蓝田县的东南，又名“秦晓关”，是从陕西到南方去的必经之路，此说依据不足，未可视为定论。

据有关文献与韩愈南来所经路线资料考证，“蓝关”位于广东省龙川县，距岐岭不远，地接“通衢驿”，这里是历代谪臣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宰相常袞被贬潮州，沿此路过岐岭，故该岭又名丞相岭。<sup>①</sup>韩愈贬放潮州，路过广州，然后转水路沿珠江下游出发，过狮子洋（今黄埔港水道），再溯东江水系而上，经南岗、新塘、紫泥、大敦、仙村到达增江口（石滩官海），此地是广州去潮州的第一程。诗人抵增江口时，值当地洪水为患，附近乡村尽成泽

困，面对民间疾苦，感怀身世，赋诗二首告诉韩湘。据《昌黎全集》及增城史料均载有《宿增江口示侄孙湘二首》，②这是两篇难得的感人之作，辑录如下：

其一

云昏水奔流，天水莽相围，三江灭无口，  
其谁识涯沂。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  
鸡犬俱上屋，不复走与飞。篙舟入其家，  
暝闻屋中啼，问之岁常然，衰此为生微。  
海风吹寒晴，波摇众星稀，俯视北斗高，  
不知路所归。

其二

舟行无所诣，屈曲高林间，林间无所有，  
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  
茫然失所指，无路何能还。

诗人由水路坐船抵龙川，改走陆道。沿龙川至长乐间的大道，是潮嘉地方进省的通衢。据《龙川·霍山志》记：“通衢界龙川长乐之间，潮嘉晋省之要道，有与秦岭（位于龙川岭西屯，并有秦岭茶亭）对峙者曰蓝关，建有韩文公祠，前筑蓝关茶亭，为往来行人所憩息。”③这里属东江地区，去潮州不远，只有120公里左右。当韩愈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月到达蓝关时，适遇弥天大雪。（据《龙川县志》记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春天，仍有大雪多次，达三尺之厚。）④诗人此时的心绪万端，遂成《左迁至蓝关侄孙湘》，发出了云横秦岭，不见长安，雪拥蓝关，马已不前的慨感，并嘱咐韩湘在此地瘴江之边，收拾他死后的骸骨的无限哀叹。为纪念这位伟大诗人，邑人在蓝关岭上建有韩文公祠及茶亭各一所，庙门联云：

“文光腾北斗，庙貌壮蓝关”，茶亭题有：“秦岭通衢，云横胜迹”。

《龙川县志》记韩愈于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抵达潮州，<sup>⑤</sup>他流徙南下的足迹，沿途所经岭南蛮烟瘴雨之地，历历在目，触景生情。如未深入其境，是难以写出这样深刻的篇章的。

从历史文献记载，“蓝关”在陕西省蓝田县，其以讹传讹，年湮代远，至今已历一千余载。究其原因，是在《地名词典》所记，仅有陕西省的蓝田关，秦岭亦为陕西东南部山岭的总称。而广东省龙川县的“蓝关”与该地“秦岭”，除县志外，别无记载，不大为人们所知，另外，陕西蓝田关是唐代从京城长安到南方去的必经之路，容易引起编者及读者的错觉，造成张冠李戴。

#### 转载《广东史志》1990年第三期

注释：

①《广东地方纪要》第二册页74，民国23年版

②丁枫《韩愈夜宿增江口留诗》

③《续修龙川霍山志》道光四年版

④⑤胡澐《龙川县志》嘉庆二十三年版

# 再说龙川蓝关

叶嘉词

我写的《且说龙川蓝关》一文，刊登于《龙川文史》第九辑。有的读者来信说，蓝关确是龙川的胜境，读了那篇文章竟撩起赤子思乡之念。我的童年在家乡度过，虽旅居异地，但也忘不了父母之乡。说起蓝关，亦惹起了我缕缕的乡思。

蓝关是遐迩闻名的岭东雄关。唐代大文豪韩愈有咏蓝关的诗篇。那首传诵千年的诗篇是这样的：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借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我的家乡登云的村镇里，很多乡民都能吟诵“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有的旅客商贩路过蓝关，也情不自禁地低吟那首久炙人口的诗章。解放前蓝关的韩祠里还有刻石的诗碑，供来往过此的游人诵读。韩愈那首传诵千年的诗篇，使河山增色，边关生辉。

据史书记载，唐代韩愈因上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皇帝，被贬为岭海边陲的潮州刺史。在赴潮途中，韩愈赋诗抒怀，写下那首《自咏》的诗篇。记得解放前岭西岗的茶亭里，上书有“云横秦岭”的苍劲字样，蓝关韩祠里也有“雪拥蓝关”的匾额。韩祠的半壁上塑有韩湘子吹着横箫腾云驾雾而来的形象。据民间传说韩的侄儿韩湘子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法力无边。

他得知叔父韩愈途中有难特赶来与韩愈相会。他在登云高岭村的木鱼山,化成一座茅庵,作为驻足之所。后人在该处建立一座寺院也叫作茅庵。在韩诗中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之句,就是叙说韩愈叔侄相会的事。这些神话和传说,益增蓝关迷离的色彩。后人建立韩愈的祠庙供来往过此的游客瞻仰凭吊,赋诗抒怀,以发思古之幽情。

蓝关是沟通东韩两江的孔道,形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登上蓝关两边的山巅一些战火所遗留下来的壕沟,还依稀可辨。远在1927年农历12月中旬,在龙川五华两县的边境间,曾爆发一场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大战役。李济琛、陈铭枢为一方(下称李军),下辖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钱大钧等师,结集于龙川境内的登云、通衢、鹤市一带。张发奎为一方(下称张军),下辖李汉魂、吴奇伟、邓龙光、黄镇球等师,结集于五华境内的岐岭、潭下、双头一带。战线从双头、锦归至登云、铁场,绵延数十华里,双方投入战斗的兵力,约有四万多人。当时张发奎留在香港,张军由参谋长缪培南指挥作战。缪是五华县人,熟悉当地地形。他看到李军据守蓝关险要地带,难以逾越。他佯作进攻蓝关,炮火连天,以牵制李军主力。缪则调动张军主力,问道双头,直取锦归,突破李军防线,获得大胜。参加此次战役的所有将领,日后都成为国民党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其中蒋光鼐、蔡廷锴于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时,指挥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名震中外。当年龙华边境的那场大战役,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了。登云、鹤市一带的父老,至今还不时向他们的儿孙,讲述当年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况。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游击队也控制蓝关的通道,向来往经此的汽车,征收税款,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所有的车主深明大